

林则徐未刊书札辑证

孙俊 张燕婴

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库中藏有林则徐手札原件多种,近因参与“新疆古籍保护”项目,对各札作了全面研读,从中发现八通《林则徐全集》^①尚未刊布的手札。下面先对国图藏诸札的基本情况作一说明,再将未刊布者加以整理,对其中史实略加疏解^②,以飨读者。

一、国图藏林则徐手札概述

1.《清各家名人尺牍册》(馆藏号:名家手稿 3833)

一册。册叶装。收有铁保致陈大文、钱樾致陈大文、陈鸿寿致陈文述等书信,共十一通二十四叶。其中林则徐书信一通二叶,无上款,为未刊稿。该册钤“荆门王氏收藏之章”,为王文心旧藏。

2.《易顺鼎等手札》^③(馆藏号:名家手稿 3858)

一册。册叶装,木板护封。收易顺鼎致梁鼎芬、宝熙致可庵等书信共九通二十二叶,其中有林则徐致“桂山先生同年”手札一通四叶,用“文古斋”笺纸,首钤“云左山房书记”,尾钤“正在有意无意之间”,为未刊稿。

杨振麟,字桂山,宛平人。嘉庆九年举人^④。历官广东按察使、河南按察使、陕西布政使,道光二十年以病免。擅行楷书,习赵孟頫,深得其法。收藏旧拓碑帖甚富^⑤。

3.《林文忠公书札墨宝》(馆藏号:名家手稿 3860)

一册,册叶装,木板护封,签题“林文忠公书札墨宝 寿芝题”,钤“寿芝”

①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,2002年。

②主要参阅杨国桢先生的《林则徐大传》(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0年)。

③原题签条作“梁鼎芬等手札”。

④林则徐亦为嘉庆九年举人,故札中称杨为“同年”。

⑤“己亥春二月,燕庭观察携是本(按,指《华山庙碑》拓本)见示,即宋氏本也,……时道光十九年二月初九日,宛平杨振麟谨识。”(《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》,文物出版社,1990年,第111页)刘喜海(号燕庭)非常看中杨振麟的拓片收藏而要请其题跋,可知其藏品价值不菲。

印。为林则徐致李星沅书札十通,共十九开,三十八叶,均已在《林则徐全集·信札卷》中刊布,编号为429、434、437、445、446、447、464、505、560、566^①。

李星沅(1797-1851),号石梧,谥号文恭,室名芋香山馆,湖南湘阴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。授编修,典试四川,历官广东学政、陕西汉中知府,至两江总督。

4. 《林则徐信札》(馆藏号:名家手稿 3865)

一册,册叶装。为致小东信二通三开,共六叶。其一作信人为林则徐,为未刊稿;另一通不具名。国图藏册题签作“林则徐两通,上下四页”,实则不具名之札与林则徐手迹有差别,所记事件时次也与林则徐生平不能吻合^②,故非林氏手迹无疑。

小东即胡方朔,字小东,安徽桐城人。嘉庆十六年进士^③。散馆,改刑部主事。嘉庆二十一年,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。道光元年六月由户部主事入直。官至广东高州府知府。

5. 《林文忠公书札诗稿》(馆藏号:善本 14931)

一函一册,线装,共七叶并附一信封。信封封面题“藉致 梧江学使大人惠启 外邸报二本 少穆械托”,封底题“少穆”,钐有“少穆手缄”。此册钐有“文农”、“浩劫之遗”、“王氏文农收藏金石书画之印”,曾经书画家王文农(1910-1991)收藏。

册中有诗札两通,分别是《梧江四兄学使大人以仆新被殊恩,枉诗见誉,读之愧汗无已,依韵寄答,即希斧政》、《梧江学使四兄大人将以中元日按试省东,同人先期奉饯。仆及晴峰中丞约先往东郊同游黑龙潭,继出西郭,泛舟近华浦,饮于大观楼下,即事二首,录奉是正,并乞和教,兼邀中丞同作》,均已收入

①《全集》依据的是杨国桢先生1985年以后新搜集到的传抄件,出处标为“厦门大学历史系藏抄件”(《林则徐全集》第七册,第3238页)。据国图藏真迹校《全集》录文,第429号“石梧中丞大兄”后脱“阁下”二字;第445号“若等捐输者”之“等”为“待”之误,“乞示一二”之“二”为“一”之误;第446号“从西南坠落”之“坠”为“堕”之误;第447号“欲遥飞一笺为贺”之“笺”为“璫”之误,“涉封圻”之“涉”为“陟”之误;第464号“士衡妙龄”之“士”前脱“既羨”二字,“□司命日”之缺字为“醉”,“请仍封缴”之“请”为“谨”之误,“至盛意□”中缺字为“欲”,“早有三年臧□之殊”为“早有亡羊臧穀之殊”之误,“天日已暖”之“日”为“时”之误,“今始见回”之“见”为“渐”之误;第505号“伊犁大异”之“犁”后脱“情形”二字,“至说到办不到”之“至”为“致”之误,“兹荷殷垂”之“兹”为“知”之误,“弟又顿”后脱“首”字,“招擒陈德”之“招”为“格”之误;第566号“则□□人觀”之缺字为“介圭”,“趨程逐队”之“趨”原作“饋”,“且切详叨指诲”之“且”后脱“一”字,“田地远渠长”之“田”为“因”之误,“愚弟林则徐”之“愚”前脱“年”字。

②此札作于某年“四月十八日”,札中称“业于月之四日抵极边疆……现在秋审,赶限核题”。按,秋审为按察使职责所在,林则徐一生两任按察使,一在道光三年,任江苏按察使,二月十三日上任,一在道光七年,任陕西按察使,闰五月初三日到任,均与此处时间不合。

③林则徐亦为嘉庆十六年进士,故札中称胡为“同年”。

《林则徐全集》^①。

册中又有短札三通为未刊稿,其中提到“梧江兄”。孙毓淮,字犀源,号梧江,山东济宁人。清道光二十四年状元。授翰林院修撰、掌修国史。道光二十六年,任云南学政。道光三十年擢山西按察使。

又有诗三首。其中《瓶供牡丹》一首,序曰“甲寅腊底,至涕避难,乡愁寇警,时紫旅抱”云云,林则徐一生只经历了一个甲寅年,是乾隆五十九年(1794),年仅十岁,则此诗必非林则徐所作,而据序中言“寇警”推测,此甲寅可能是咸丰四年(1854),时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。又《奉陪李园看花,聊纪盛游,匪敢云诗也》诗中有“年来烽火误看花。老健寻春惜岁华”一句,则亦有可能作于太平天国年间;另诗中注有云“偕荫溪、芾村昆玉同游”,或有助于考查作者。还有《奉和雨翁五叔展中秋对月雅集原韵》一首,因字迹与于林氏不侔,且其交游中未见“雨翁五叔”之讯息,故亦疑非其手迹也。

6.《林文忠公尺牍》(馆藏号:善本 17735)

该稿两册一函^②。一册为册叶装裱本,木板护封,签题“林文忠公尺牍 铜山后学张伯英敬署,己未冬十二月”,钐“伯英小印”。共十四开半,二十九张彩色信笺,为林则徐致刘建韶札八通,已在《林则徐全集·信札卷》中刊布^③,编号为55、58、62、81、84、87、119、125^④。刘建韶,字闻石,福建长乐人。道光十五年(1835)进士,历任陕西乾州、渭南、西安知府。他是林则徐儿辈的老师,排行十二,故林则徐尊称他为“年十二兄”。

一册为线装裱本,共六叶,十二张彩色信笺,为林则徐致刘源灏手札三通,均为未刊稿。刘源灏(1795-1864),字鉴泉,号晓瀛,直隶顺天府(今河北)永清县人。嘉庆二十一年(1816)举人,道光三年(1823)进士。选庶吉士,授编修,任扬州知府。道光十九年,署理陕西督粮道。二十七年迁山东按察使、二十

①《林则徐全集》第六册,第3126、3128页。《全集》所据为“故宫博物院藏林则徐手迹光盘”,是二诗札故宫亦藏,或当日曾有两稿?

以国图藏手迹与《全集》相校,前诗题“依韶”为“依韵”之误,诗中“数蒙”为“段蒙”之误、“胜策”为“胜竿”之误、“无宠渥”为“天宠渥”之误、“折束”为“折柬”之误、“君先停装”为“君意停装”之误。后诗题中无“学使与”三字、诗中无“莫辞”二字、“嘉庆”前多“昔”字,“穿辙”为“穿彻”之误、“浓园”为“浓围”之误。

②两册尺牍的采访号分别为97821、218692,故它们应该是在入藏国图后被装于一函的。

③笔者为《西域遗珍:新疆历史文献暨古籍保护成果展图录》(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2011年)撰稿时,因未能全面参考《林则徐全集》,而误判此中尺牍均为未刊者,今特为更正。

④此册信札与林则徐致刘建韶的其他手札,民国年间由北京懿文斋影印为《林文忠公尺牍》一册,手札来源,影印本未作说明。《全集》的资料即来自此影印本。不过,除此外列举的8个编号的信札外,其他林札现不在国图,下落不明。

据国图藏真迹校《全集》录文,第62号“才惠教之”之“才”为“求”之误,第87号“见留”为“荐留”之误,第119号“习课”为“司课”之误、“积月”为“积日”之误。

八年擢山东布政使。其后历任湖南按察使、云南布政使、贵州巡抚、云贵总督等职。林则徐在哈密接旨获释时有诗云“门墙沆瀣云情重”，自注“眷属在陕，多承及门方仲鸿、刘鉴泉两观察解推之惠”^①，可知两人关系密切。

二、未刊林则徐手札录释

1

旧腊往还，未晤为歉。嗣知大兄大人主讲保阳^②，省会人文，尽承陶淑。又以距京伊迩，服阙后即可来都，欣盼无似。顷奉手翰，以弟谬膺外任，奖借殷拳，备仰廑注，期许之盛心，令人感愧俱集。弟今年本已决计归养，兹得一家乡接壤之地，藉遂迎养私忱，所邀福于阁下者在此。惟政事多未谙习，尤抱惴惴。吾兄关爱素深，务望随时有以教之，不作泛泛称借，则感佩无量矣。昨至尊寓，承知年伯母大人闾福安嘉，足纾望云之念。弟以摒挡出都，诸形竭蹶，仅留戈戈之意，不胜愧切。比万冗交集，草泐数行，以当面对，未及多述。伏惟鉴之。顺维道履清泰，余续泐示具。

小东大兄大人同年阁下

愚弟林则徐顿首

按，札中提到“迎养”之事，林则徐母亲与父亲于道光四年、道光七年先后去世，则此后他便无可“迎养”。而嘉庆二十五年，林则徐以京察一等记名外放后，至道光七年末其父去世期间，他历官之地中^③，浙江省为与其“家乡接壤之地”，故此札极可能作于嘉庆二十五年（1820）四月二十三日林则徐授杭嘉湖兵备道之后。事实上，他也在到任杭州后，即驰书迎养父母。只是林宾日夫妇以“家务难以抵挡”、“惮于水陆之险”推辞^④，不肯就养。

2

正在发函间，弟蒙恩擢授江宁藩司，逾格圣慈，实梦想所不到。惟江北地方连岁遭荒，民情凋敝，官贫而疲惫甚，吏滑而弊日滋。弟以轻才，如何胜任。现奉温谕，仍定进京请训，再赴新任。当俟新任方廉访^⑤由托克逊军营回陕之后，弟再交卸入都。彼时重晤芝仪，面承荃教，何幸如之。附此

①《乙巳冬月六日伊吾旅次被命回京，纪恩述怀四首》，《林则徐全集》第六册，第3119页。

②保阳，即保阳书院。《清史稿》列传卷七十七“王兰生，字振声，直隶交河人。少颖异。李光地督顺天学政，补县学生，及为直隶巡抚，录入保阳书院肄业，教以治经，并通乐律、历算、音韵之学。”是保阳书院当在直隶巡抚治所保定，故札中下文称“省会”云云。

③此期间，林则徐先后任杭嘉湖兵备道、江南淮海道、江苏按察使、江苏布政使、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等职。

④《林则徐全集》第七册，第3299页。

⑤方廉访，即方载豫，字松槃，河南祥符县人。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）举人。官至甘肃布政使。[光绪]《祥符县志》卷十五有传。

又溯。

徐顿首

按，此札仅为某札之附言而不见收件人名氏（据札文，收件人极可能在京），应作于道光七年（1827）五月二十三日道光帝下旨调任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之后^①。

道光七年闰五月初，林则徐在陕西接任按察使之时，调任其为江宁布政使之旨业已下达。据《林则徐全集》，他作于道光七年闰五月初四日的奏折，有闰五月二十一日朱批^②，则其时京陕间的公文传递，大约需要半月左右的时间。依此类推，林则徐大约会在闰五月初十日前后奉到调任江宁布政使的谕旨，而后写下此札。

据《清宣宗实录》记载，在升任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的同日，还以“前任甘肃按察使方载豫为陕西按察使”^③。而道光七年五月壬寅“嗣接方载豫、汤鼎文，称‘应由哈密雇觅长夫，发给盘费，直解大营’”，“据赉音岱、方载豫称，奉过扬威将军长龄飭，知此项车马吐鲁番不必接收，转飭原兵直送大营”^④；道光七年闰五月丙午“昨据长龄等奏，令恒敬、方载豫赴喀什噶尔帮办善后事宜。因方载豫已放陕西臬司，只派令敬恒前往”^⑤。按，道光七年五月丙子朔，壬寅为二十七日；闰五月乙巳朔，丙午为闰五月初二日。则此期间方载豫确在新疆公干，是则札中“方廉访由托克逊军营回陕”之所指。

此札虽短，却为道光七年林则徐在陕期间的纪事增加了一则资料^⑥，殊为可贵。

3

另笺手书，极承盛爱。弟求书在五年前，既荷拨冗为作一册，何不即以见责而深藏若虚耶？书家境界愈高，自嫌愈难。刘文清^⑦云：“学书三十年，

①《清宣宗实录》记：道光七年五月戊戌（笔者按，即1827年6月17日）“以陕西按察使林则徐为江宁布政使”（《清实录》第三十四册，中华书局，1986年，第976页）。《林则徐大传》系此事于1827年6月18日，并括注阴历为“四月二十四日”（第93页），应为笔误。

②《林则徐全集》第一册，第36页。

③《清实录》第三十四册，第976页。

④《清实录》第三十四册，第981页。

⑤《清实录》第三十四册，第985-986页。

⑥《林则徐全集》中，道光七年他在陕西的资料只有《接任署陕藩日期折》、《赴陕途径地方缩减农田情形片》和几篇诗作。

⑦刘文清，即刘墉（1719-1805）。刘墉作为清代四大书家之一（其余三人为成亲王、翁方纲、铁保），为徐珂称赞道：“诸城刘文清书法，论者譬之以黄钟、大吕之音，清庙、明堂之器，推为一代书家之冠。盖以其融会历代诸大家书法而自成一家，所谓金声玉振，集群圣之大成也……其自入词馆以迄登台阁，体格屡变，神妙莫测。”（《清稗类钞》第九册，2010年，第4055页）

未能平一画。”晚年又云：“只觉得百孔千疮。”真是得失寸心知，非故作谦逊语也。然肚痛之迹，尚有负而趁者，以云传世，转不在心意矜庄，戏水飞鸿，胜于怒貌渴骥，想阁下必以为知言也。见惠香光^①两迹，俱佳。册乃五十八岁作，是酒后用鸡毛笔疾挥而成。卷子更在此册之前，虽未署年月，而境界可识。惜不得与书家并几共评之耳。陋篋无可为报，惭愧！惭愧！兹捡张二水^②、王孟津^③两帧，刘文清两帧附陈世兄带来，聊供官斋补壁，虽不赝，却不高，且未及重付装池。想以謏陋□晒耳。早晚有便，仍望以前书册子见惠，毋庸加意结撰，过费心神也。手启附泐，余不具。

桂山先生同年如晤

愚弟林则徐顿首

竹醉前一日

按，竹醉日为五月十三日，此札作于某年五月十二日。

林则徐书法造诣很高，时人评价他的书法“出入欧、董，尤长小楷，为世所重”^④。他为书法作品撰写的跋文中，颇多谈论书法心得之语，涉及谋篇布局、点划分布、笔墨之法、字势等诸多方面内容，更强调书品与人品的关系，观摩与体验的互动等^⑤。故其友朋间常有书迹之赠答。此札正是林则徐在收到杨振麟写赠书迹后的答函。杨同时赠予董其昌墨迹两种，林则徐则以张瑞图、王铎之迹回报杨氏，并称“聊供官斋补壁”。道光二十年，杨振麟以病免陕西布政使之任，故将此札暂系于此。

此外，林则徐论书手札，尚有《全集·信札卷》中第97、104号《致郭柏荫》两通，可参看。又，林则徐结交人物中，钱泳为书法家，《全集·信札卷》中第134号为写给后者的信，亦可参。

4（图见封二）

鉴泉仁弟大人阁下：前于六七月间两寄手函，谅可先后达到。昨于家中得诵夏间惠翰，因四小儿^⑥不知回置路，径直寄往西，而仆先已折回东

①香光，即董其昌（1555-1636）。

②张二水，即张瑞图（1570-1641）字长公，一字果亭，号二水，晋江人。善画山水，尤工书，与邢侗、米万钟、董其昌齐名。

③王孟津，即王铎（1592-1652）。

④金安清：《林文忠公传》，《续碑传集》卷二十四叶十一，江楚编译书局刻本。

⑤详参《林则徐全集》第五册，第2662、2689、2703、2712-2719页。

⑥四小儿，即林则徐第四子林拱枢（1827-1880），字心北。林则徐遣戍新疆期间，林拱枢随往。道光二十五年（1845）七月，回到西安，冬回福州参加童试。道光三十年，林则徐病逝。三年后，林拱枢丧服期满，由吏部引荐，以县学生赏举人。补内阁中书，升刑部坐办、主事、员外郎，后迁湖广司郎中，在刑部历事十馀年。后升江南道监察御史，调任广西道，历署兵科掌印给事中，京畿道、山西道、河南道监察御史。光绪元年（1875）以京察一等，赏戴花翎，简放山西汾州府知府。后因病离职回籍。

路，辗转递来，以致压延日久，然独幸不至浮沉耳。来书至十纸之多，至为详尽，三复十读，恍若面谈，愈不忍释手矣。本年自春徂秋，阁下连兼数席，亦云盛事。然独不解即真之喜，何竟迟迟！就关外远道，所闻过去者不啻八九，以首拟而转居其后，毋亦有数存焉耶？仆前函奉劝及早入都，计自夏秋以来，均不得有息肩之隙。嶧翁^①回陕之后，以次交卸，则荣旌北上，正是吉日时良。应与石梧中丞前后一旬入对。窃计柏薇连晋，应在瞬息之间，无任欣盼。仆于伊犁渠工案内仍不得一唱刀环。仰窥上意，或以差事未完，且又有续派查勘之地，尚非竟以边戍老其身者。闻室人^②忧郁难胜，屡承知己以此言为解，肫情关切，感曷可名。至寓中叠荷枉临，廩庖相继，则更谢不胜谢矣。昨于九月内将吐鲁番之伊拉里克田地勘明会奏，兹来至哈密，尚须往勘塔尔纳沁之地。不知此役竣后，果能就近入关否？舟儿^③夏间在都，因见仆未得赐环，遂亟于请假，以致此后往来反覆，皆拂乱其所为。兹知其仍复出关，可谓长途仆仆者矣。本年荆江水势，谅已顺轨安流。晓川二弟^④常有书□□来，□述其请□时光景，知显擢亦在目前也。途次抽冗，手泐此函，□简擢喜音，即盼覲扬吉耗，馀惟闾阖同福不既。

则徐手顿，小春之望。

按，此札作于道光二十五年十月十五日（1845年11月14日）。

道光二十五年，林则徐遍历新疆天山以南的大部分地区，勘察屯田。六、七月间来至吐鲁番、哈密一带，并在此地徘徊，等候赦归的谕旨；然而八月上旬却接到要他与全庆履勘伊拉里克垦地，与惟勤通盘筹划、联衔具奏的谕令。此即札中“不得一唱刀环”、“又有续派查勘之地”所指。九月间，他查勘伊拉里克续修水利工程，之后又因哈密塔尔纳沁之地亦需开垦，“复蒙派令往勘”^⑤，故于十三日到达哈密，二十四日再往塔尔纳沁勘地。

与此同时，林则徐一再盼望能够因为伊犁渠工之役完竣而获得赦免，就近入关，故先期已对家事作了安排。不料赐归之望未能如愿，不得不改变安排，

①嶧翁，即邓廷桢（1776—1846），字维周，号嶧筠，江苏江宁（今南京）人。嘉庆六年（1801）进士，授编修。历任湖北按察使，江西布政使，陕西按察使、布政使，安徽巡抚，两广总督，闽浙总督。因力主禁烟抗英，道光二十年九月与林则徐同被革职，谪戍伊犁。二十三年释还，授甘肃布政使，二十五年迁陕西巡抚，署陕西总督，二十六年卒于西安任所。著有《双砚斋诗钞》、《青山嶧堂文集》等。

②室人，即林则徐夫人郑氏淑卿。

③舟儿，即林则徐的长子林汝舟（1814—1861），字镜枫、樨之。道光十八年进士，历任翰林院庶吉士、编修。林则徐遣戍新疆时，他因在职，按例不得随侍父亲。

④晓川二弟，即刘源灏弟刘源潜。字禹卿，号晓川。道光十五年进士。散馆授编修，二十四年授湖北荆州府知府。

⑤《林则徐全集》第八册，第3796页。

“不得已令三小儿先行回陕，换大小儿出来”^①，此即札中“舟儿”一句之所谓。

又，道光二十五年二月，刘源灏署理陕西按察使，五月署布政使^②，此即札中“本年自春徂秋，阁下连兼数席”之所指。

《林则徐全集》中道光二十五年七月至十月间诸札^③，可与此札参看。

5

鉴泉仁弟大人阁下：前于哈密东归之际又泐手函，由敝寓转交，未知已登青览否？嗣接小春惠翰，知台旌已諏吉北行，是以稍迟续启。昨阅邸抄，欣悉彤庭覲接，已于前席陈谟，顷复于家言中知吉旆回抵青门，正在迎韶之候，定识柏薇新喜，瞬与柳颂俱来，延首倾聆，日夕以冀造膝时渥承温奖。便中尚望示知此时是否先返潼河，抑可在省垣静候吉耗，念甚念甚。仆生还已幸，岂冀其他？此次权节之恩，实非梦想所到，圣慈逾格，感激涕零。然番贼如此猖狂，既无得用之兵，又无可筹之费，此时此地，人人知为畏途，老病昏庸，更复何堪任重。是则代庖虽暂，覆餗堪虞，且精力近极难支，惟盼布官保^④早来，庶春暮可期瓜代耳。旧腊永昌协^⑤孽马又被抢去七百馀匹，是以仆在凉州接篆，即驻札彼处，调度兵弁入山，无如贼已馆飏，近日各处报来皆无踪迹。现在操兵制器，拟稍迟再赴湟中完竟。如何办法，尚难定见，如有可为筹策之处，盼祷奚涯，抽冗布臆，即贺荣禧，余不悉备。

立春后一日，则徐手顿。

按，此札作于道光二十六年正月初十（立春后一日，1846年2月5日）。

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，林则徐于哈密接旨获释，不久即启程回京。二十二日，又接道光帝谕旨，命他不必到京，以三品顶戴先行署陕甘总督，直到新任陕甘总督布彦泰到任为止。此即札中所谓“代庖”之役、“惟盼布官保早来”之所指也。然而尽管是代理之职，林则徐并未敷衍了事。当时正值甘肃凉州及青海一带发生藏族部落劫掠官厂牛马之事（即札中所谓“旧腊永昌协孽马又被抢去七百馀匹”），林则徐认为“此时甘省之要，首在番务，而番务之要，首在甘、凉”，如到省城兰州接印，“则于甘、凉二府转不及细查情形，日后再折西

①国图藏品 3860 号中道光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《致李石梧书》，已见《林则徐全集》第八册，第 3787 页。

②《清史列传》第十二册，中华书局，1987 年，第 3801 页。

③《林则徐全集》第八册，第 3773—3796 页。

④布官保，即布彦泰（1791—1880），颜扎氏，满洲正黄旗人。父珠尔杭阿，嘉庆初，官镶黄旗满洲副都统，以军功予骑都尉世职。布彦泰由荫生授蓝翎侍卫，袭世职，洊升二等侍卫。道光二十年，授伊犁将军。二十五年，授陕甘总督。

⑤永昌协，在今甘肃永昌县。明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，于永昌卫治置永昌协，设参将一员。统辖卫境内五营及境外八营兵力。清初，沿用明制。康熙十三年（1656）改设永昌协参将为副将。雍正三年（1725），改卫为县，属凉州府。

行,徒多往返”,故于十一月二十四日上折奏明,拟在凉州接印,以便就近筹画^①。于是才有了札中所谓“仆在凉州接篆”之事。林则徐接署陕甘总督之后,即着手整顿营伍,操练兵丁,改造火器军备,加强军事力量。他写信给姜玉溪询问“曾否经手铸炮,所铸是否即照洋中铜炮,每位斤重若干,费用几许,口门多大,能放多远?”^②并请旧属黄冕负责督造。此即札中所谓“操兵制器”也。

同日,林则徐还有《致全庆书》^③,可与此札参看。

6

鉴泉仁弟大人阁下:昨泐手缄,藉陈种种,计已先达签曹。兹承遣使远来,辱以蒿艾,良辰吉词贲饰,且枉多珍之惠,本不敢当。第忆频年以来,屡承稠叠殷情,未尝稍存客气,此时若以官常相视,转属有负盛怀,是以他处概不领存,而尊赐独不敢璧,以誌真笃之谊。感荷曷可殚言。询悉葶社绥嘉,潭祺同吉。大世兄^④自应入都就试,闻此时尚未登程,本年固多一闰月,但迟则天时炎热,不如及早成行为妙。其所学已裕,定卜蜚腾,遂听祥音,弥殷盼颂。仆谬羁番务,未得脱身,然仅株守此间,于事又复何益。犹幸今年数月各路尚无匪踪,是否慑于风声,抑或待时而动,均所难料。布官保出巡卡外,大约在闰夏之间,若巡毕而回,谅即暇期入觐。彼时代庖之役最属畏途,观此数年秋冬之间无岁不有几起大案,思之令人焦灼,爱我者何以荣之。贱眷暂寓此间,尚称平适,内人病体勉强支持,惟以寸步难移为苦。每谈及弟夫人肫拳相待之谊,敬佩俱深。仆此时羁滞兰泉客中,殊无长物,以弗获报琼为愧。纪旋聊附小品四种,藉以伴函。手此,复谢,顺颂节禧,暨潭瀛齐福不戢。

则徐手顿。

按,此札作于道光二十六年。是年闰五月,故札中有“本年固多一闰月”、“大约在闰夏之间”云云。札中称“贱眷暂寓此间”,则应作于三月十八日夫人郑氏等眷属到达林则徐在兰州的任所之后^⑤。其时地方局势尚属平静(即札中所谓“今年数月各路尚无匪踪”),林则徐得享久违的家庭之乐。

7

顷间覆函,想已入览。适又接诵手示,备悉一一。前事弟本不知底里,祇为纠缠不已,始将原件送梧江兄阅之。但看弟原书,固已情见乎词,诚如来教“不过”、“非必”二语即尽之矣。今日并未向梧江兄处问回音。祈即

①《迅即驰赴陕甘总署任缘由折》,《林则徐全集》第三册,第1623-1625页。

②《林则徐全集》第八册,第3801页。

③《林则徐全集》第八册,第3804页。

④即刘源瀚长子祖栻,咸丰五年(1855)举人。

⑤林则徐该年春季春中浣写给刘建韶的信札中称“眷口于十八日到兰”(《林则徐全集》第八册,第3806页)。

转致，是感。餘不备及。

叩

8

手示诵悉。此事自以正办为是。弟昨夕之字与今日之不取回音，尊意自可思过半矣。来教猥作过谦之语，读之殊切不安耳。此复，藉请夕安，不一。

叩

按，以上两札均较为短小，且纪事亦极含糊，似有难言之隐。

道光二十六年，孙毓汶任云南学政；道光二十七年，林则徐任云贵总督，两人交往当始于此时。故今仅据札中提到孙毓汶（“梧江兄”），将其置于文末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国家图书馆

閱以連筆如席以云盛事然福如新 薛濤
即告之善何竟遲、就閱勿遠道所閱遇生者不
當八九以
首撥而結居其後母六省無存焉耶 僕
勸及早入為計自夏秋以來均未有息肩之隙
漸為回昧之度以次交卸則
帶旌北上正是吉日時辰 石中丞為一旬入

對竊計
柏薇連聲在瞬息之間幸任財僕於伊犁渠
王案內仍不得一喘乃環仰窺
上意或以差事未完且又有僕
派查勘之地尚非竟以適成老其身者閱官人憂難
腦屢承
知已以此字為解

文见第 103-104 页

纂圖五註周禮十二与南宋坊刻之至精者曾
載入傳是樓書日与首有徐乾亨字藏印可證
也予以為金与三山黃唐本禮記正義崇本奉
秋胡式傳黃氏補千家註杜工部詩史黃香
夫刊本三狀元註東坡先生詩張子湖居士
文集六宋刊輯自景賢家多為盛伯章祭酒
故物皆宋刊無上上品遂致予幸予之冀
而為侵索之始日漸書藏不復問人聞藏者
矣甲寅冬月獲於京師時居浚水飽屬唐

文见第 131 页

周易尚書七詩周禮禮記孝經論語孟子八經即延令
宋板書目之第一種也謂八板八冊者也李木齋師曾貽
禮記一部為拜經處藏九經之一師身自儀徵阮氏家文
達題端標曰宋本而吳氏亦記六定為宋刊需其字畫皆
明初寶本眉上有音注字跡亦多缺筆如天祿琳瑯頭
宋慶祥謂之宋本皆明本也善真宋刊則從言聞見此八經
版實自山東獲歸甫抵京即為予購得木師及傳述林董
受經吳印亦諸子見之皆驚為並世而兩宋刊明儒之疑
圖庶可以釋然矣洪憲元年二月寒窗記於後有宋原中

文见第 128 页